

史籍典录

【编者按】

盛夏时节,城市夜生活最为丰富,街头坊间的夜市是其中的形式之一。“夜市”一词最早见于汉代的典籍,早先是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存在的;唐代,虽然受宵禁制度限制,夜市还是悄然兴起,因此有“鬼市”之说;到了宋代,夜市光明正大地成为古人生活的一部分;及至明清,夜市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展现,成为平民百姓的烟火日常。

穿越千年—— 赴一场古时夜市

■ 周小丽

7月的街头,白天的燥热在暮色中渐渐退场,大大小小的夜市拉开了城市下半场的序幕。冰凉的啤酒撞上吱吱冒油的羊肉串,激起一阵诱人的白烟;麻辣小龙虾裹着油光在路灯下闪烁,散发着霸道的香气;热气腾腾的火锅旁,人们一边哈着气,一边大口咽下清冽酸甜的酸梅汤……

夜市并非现代人的专属消遣。翻开古籍便会发现,这份“越夜越精神”的快乐,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被古人玩得明明白白。

东汉已有“夜中市” 黑夜里微光

若要追溯夜市的“老祖宗”,我们的视线需要穿过两千多年的时光,落到东汉时期的西北边陲。东汉学者桓谭在《新论》中记录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:在扶风漆县(今陕西彬州市)邠亭一带,“其民有会日,以相与夜中市;如不为,则有重灾咎”。那里的百姓在特定的日子里,必须在半夜举行集市进行交易,如果不去,就会招来灾祸。这时的“夜中市”虽然带着浓厚的民俗防灾色彩,但已经初具夜市的雏形。

无独有偶,东汉经学家、文字学家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邑部》里提到“邠”(邠的古称)“民俗以夜市”,进一步印证这并非孤例。在西北边贸重镇姑臧(今甘肃武威),当时甚至发展出“朝市、大市、夕市、夜市”四合一的集市制度。一天要开四场集市,妥妥的全天候营业。这份对夜晚商机的执着,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。

唐代“犯夜”下的挣扎 在规则缝隙中探头

进入唐代,中国迎来了空前的盛世,然而,那时的城市作息却严苛得令人咋舌。唐代实行严密的“坊市制”,住宅区(坊)和商业区(市)被高墙隔开。长安城棋盘般规整的108个坊里,商业却被牢牢锁在了白天。根据《唐律疏议》记载,闭门鼓响后,开门鼓响前,如果有人走在街上闲逛,就属于“犯夜”,轻则答打二十,重则罪加一等。每天傍晚,随着三百下闭门鼓声如雷霆般滚过长安城头,各坊的大门轰然关闭,整座城市瞬间进入静音模式。

然而,制度的铁锁锁不住人们对夜生活的热望。到了中晚唐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宵禁开始松动,夜市在一些南方商业巨埠以及边远坊市悄然兴起。在当时的江淮大都市扬州,夜市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规模。中唐诗人王建在《夜看扬州市》中,为我们留下了震撼的画面:“夜市千灯照碧云,高楼红袖客纷纷。如今不似时平日,犹自笙歌彻晓闻。”

在烟雨江南的姑苏,夜市则多了几分温柔的水乡气。晚唐诗人杜荀鹤在《送人游吴》中写道:“夜市卖菱藕,春船载绮罗。”晚风拂过河道,波光倒映着两岸的灯火。商贩们在河埠头摆开小摊,叫卖着刚采摘下来的清甜菱藕;一艘艘轻快的画船上载着穿着华丽锦罗的仕女,在橹声中穿桥而过。

至于坊间流传的“鬼市”,其实是唐代夜市在夹缝中求生的一种特殊形态。唐人《辇下岁时记》中,曾有关于务本坊西门在风雨昏暗之时“有鬼市”聚集的传闻。这里的“鬼”并非妖魔鬼怪,而是因为这些交易多在半夜开张、天亮鸡鸣时散去,且多交易旧物、珍玩甚至是来路不明的器物,带着神秘色彩。唐文宗开成五年曾下达严厉敕令:“京夜市宜令禁断。”但越是严禁,越说明夜里的商业暗流已经势不可挡,只等一个彻底爆发的契机。

两宋“通晓不绝” 成为城市生活主角

到了宋代,夜市不再躲躲闪闪,而是光明正大地成为城市生活的主角。人口聚集、工商业兴盛,坊与市的边界逐渐松动,店铺沿街铺开,市民也有了更旺盛的夜间消费需求。

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,用无比兴奋的笔触记录了汴京夜市的疯狂:“直至三更尽,才五更又复开张。如要闹去处,通晓不绝。”前半夜的夜市刚在三更(约深夜11点到凌晨1点)打烊,后半夜的早市在五更(约凌晨3点到5点)就迫不及待地开张了。而像州桥、马行街这样最繁华的街区,干脆“通晓不绝”,开启了真正的24小时不睡模式。北宋官员蔡绦在《铁围山丛谈》里还记载了一桩趣事:天下人都被蚊虫所苦,唯独马行街“灯光照天,每至四更鼓罢,故永绝蚊蚋”。灯火通宵不熄,热闹到连蚊子都被熏跑了。

夜市的热闹,首先体现在饮食上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下的州桥夜市美食超过五十种:水饭、爇肉、鸡皮、腰肾,每个不过十五文;冬有旋炙猪皮暖胃驱寒,夏有冰雪冷元子清爽解暑。吃饱喝足还有热闹可看,表演摊子人潮涌动,绳带围出的表演区叫勾栏,聚集勾栏、卖货、卖药、饮食的综合区域则唤作瓦舍。嘉祐七年上元节,宋仁宗甚至带着后妃到宣德门看女子相扑,看得兴起还赏了银绢,惹得大臣司马光上书劝谏。

南宋诗人陆游晚年回忆旧都盛景时,仍念念不忘:“近坊灯火如昼明,十里东风吹市声。”灯火亮如白昼,十里长街满是叫卖和喧笑。一个“吹”字,把那温暖夜风中飘散的市声写得扑面而来。

不仅如此,夜市的繁荣还催生了完善的城市保障系统。夜间有专门的“军巡铺”巡警和“望火楼”防火,确保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。当五更的打更声响起,卖粥、点心的小贩又无缝衔接,拉开了早市的序幕。整个城市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水车,将市井的活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来。

到了南宋临安,夜市的热闹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时的夜市已经不仅局限于吃喝,纸扇、香袋、走马灯、促织笼等精美的手工艺品琳琅满目,算命占卜的、敲盏卖茶的、沿街吆喝的艺人各显神通。

明清更为多元 巷陌烟火日常

明代北京的夜市呈现出了更为多元、接地气的特征。刘侗、于奕正所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中,记载了一种设在正阳桥(今前门大街一带)的“穷汉市”。这种市场在“日晡”(大约申时,即下午3点到5点)以后开张,也被称为“夕市”,主要是贩夫贩妇和普通老百姓交易日用百货、旧衣物和廉价吃食的地方。



宋代繁华的夜市街景。陈耿之绘图

而当遇到重大节日,北京的夜市则会摇身一变,成为全城狂欢的“灯市”。根据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,每逢上元佳节,东华门外一带的灯市便会连续数日张灯结彩。各式各样的彩灯,如走马灯、莲花灯、飞禽走兽灯等,将街道照得亮如白昼。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、深闺仕女、市井百姓摩肩接踵,满城争看。在这里,商业、节庆、娱乐和社交完美地融为一体,将帝京的夜晚点缀得无比绚丽。

成书于清代的《燕京岁时记》记载,北京每年腊月的夜市“百货云集,灯烛辉煌”,各种年货、玩具、绢花、春联铺满长街,大人小孩在摊前挑选,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。

清代的苏州夜市更是别具水乡风情。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写道:山塘河两岸,入夜后画舫如织,船头挂着灯笼,船中载着酒食,歌伎轻拨琵琶,游人沿河漫步,灯火映在水面上,像是碎了一河的星星。如果说开封夜市是“炭火气”,那苏州夜市就是“水乡韵”,各有各的迷人。

夜看扬州市

高楼红袖客纷纷。
夜市千灯照碧云。
【唐·王建】

夜归砖巷书事

近坊灯火如昼明,
十里东风吹市声。
【宋·陆游】

忆扬州夜市

况复通宵歌管声。
楼台灯火万家明,
【元·李裕】

钱塘十景·北关夜市

楼前伙伴连游袂,
湖上归人散醉襟。
【明·高得旸】

汉皋夜市

醉帽欹斜白袷轻。
江头夜市散初更,
【清·陆飞】

海南革命先驱陈起贤

南洋办刊播撒火种

■ 林芳华

陈起贤(1894年—1940年),又名陈英才,崖县一区遵道村(今属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村)人,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他曾远赴东南亚从事教育事

据星洲(今新加坡)《育英学校校刊》等史料记载,陈起贤先后就读于琼崖中学、广东公路工程学校,求学期间便已结交一众革命同仁,如叶文龙、冯平、周士第和杨善集等。

1924年,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,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。为凝聚海外侨胞力量、支援国内革命斗争,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陈起贤等进步志士奔赴新加坡,开辟南洋革命工作新局面。陈起贤此番南渡,肩负着唤醒侨胞思想觉悟、传播进步革命理念、凝聚海外侨力的重要使命。

新加坡育英学校的前身为1910年冬琼侨黄有渊、陈开国等人创办的琼崖育英学堂,专招海南侨胞子弟,1911年更名为育英学校,1946年增设中学部,定名为育英中学。文昌籍知名学者陈序经便是该校早期学生之一。

据校刊所载《本校现任职教员名籍录》,陈起贤于1924年6月入职育英学校,担任国文、国语、常识教员。旅居新加坡期间,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,在传道、授业的同时秘密开展革命活动。

依托学校平台,陈起贤还牵头开办工人夜校,一方面帮助华侨工人补习文化知识,提升综合素养,另一方面循序渐进地传播进步思想。考虑到侨工谋生艰辛、思想接受程度有限,宣讲革命理念难以收效,他便以文化教育为载体,潜移默化地启迪民智,在侨胞群体中传播革命思想。



1925年育英学校全体教职员的合影,前排左二为陈起贤,左三为校长云茂桢。林芳华 供图

在新加坡,筹办育英校刊是陈起贤的核心工作之一。据校刊筹备记录记载,编刊工作于1925年4月1日正式启动,校长云茂桢等人

校刊栏目涵盖宣言、发刊词、插图、祝词、弁言、著论、学艺、本校消息、本刊纪事、国内外消息及通讯等诸多板块。细读校刊首期目录,可知陈起贤在编刊团队的核心地位。他亲自执笔撰写《发刊词》,独立负责《著论》《学艺》《国内消息》《国外消息》等栏目的编辑工作,同时刊发两篇文章。

在《发刊词》中,他便针对“教育为国家培育人才”这一普遍认知展开深度思考,接连追问何为教育、何为人才,并给出独到解读:教育是引导人恪守处世正道,人才则是能够洞察社会变迁、顺应时代潮流、推动群体发展的人。

他批判旧式教育僵化刻板,如同机械复刻,只知教人死读古书,舞文弄墨,学子对民间疾苦、社会弊病全然漠视。他主张教育应当引导大众审视社会乱象,认清时代问题,让青年学子走出书斋、接轨现实。其目的是为了培育革命力量铺路,与旧式应试教育划清界限。

《对于本校刊之感想》一文,集中展现了陈起贤的教育理念与社会抱负。文章从“教育是什么”“学校如何联结社会”“校刊存在的价值”三个问题切入。

在他看来,教育是开启民智的根基,教育的兴衰直接关乎社会与国家的走向。同时,他提出,相较于局限在固定场所的校园教育,以报刊、演说为载体的传播式教育覆盖面更广、影响力更强。

谈及学校与侨胞社会的联系,他指出,育英学校由广大琼侨捐资兴办,侨胞平日忙于生计,难以时常入校了解办学情况,而校刊便是联通校方与侨界的桥梁,能让远居南洋的琼侨知晓校园实况,拉近彼此情感。他还明确了校刊的办刊宗旨:摒弃荒诞虚妄的内容,立足纪实,深耕教育,引导民众锤炼本领,修身立德,让刊物真正服务于大众、服务于社会。

回国后,陈起贤于1927年入职崖县县立中学。1938年中共崖县县委重建,他出任县委组织部部长,全力发展党员,扩充革命队伍,奔走各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。1940年8月,陈起贤积劳成疾,在乐东志孟村病逝,年仅46岁。

(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)

